

辞赋采珠

儋阳楼赋

林冠群

古郡新城，盘龙结市，屹立于南海之滨；儋耳旧邦，乘时奋发，炫彩乎琼岛之域。历千年气运，人文蔚起；观一时风物，秀杰今时。正国运昌明，复兴在即，中华崛起，气贯虹霓。儋里地处南溟，临沧海而远眺，端居边圉，控海国以安南。畴昔维艰，尚自强而不息，上下同心，固我藩篱。今日时方大治，构筑宏图，区划周详，前程似锦，灿烂绮旎。际此振兴谋局之时，无杰构无以标其俊逸，无藻绘无以壮其风采，故儋阳楼之筑也，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惟丙申之春，楼阁高耸于林表，揽云月之辉光，飞檐翬张于曦色，奋万里之途程。澹泊高标，气宇轩昂；沉静有守，宏瞻远略。有湛绿之生机，嘉阴覆地；欣花草之争艳，五色斑斓。调声起处，游人如鲫。印四海之芳躅，接八方之游仙，运势回翔，而复始。有楼如斯，能不兴怀之所寄乎。主其事者遂曰，良辰嘉会，构筑初藏，宜摘其辞也。于是而赋曰：

在昔琼瀛，唯珠崖与儋耳。奠极南荒，民风淳朴。名始于离耳，载籍于山海经；政行于汉纪，经略于汉武帝。儋耳郡之设也，于是乎王化及于蛮荒，文明播乎海域。虽瘴雨蛮烟，犹有达人如东坡寓迹于斯，宏开教化；信沧海不隔，玉成进士如符、赵大破天荒，励学琼岛。自兹以降，人文鼎盛，风俗丕变。诚信结于乡里，仁义见乎交情。重教笃学，民兴斯文。人虽清贫，拔金钗而沽酒待客；学成进士，甘耕稼而避世隐居。身为布衣，敢仗剑而许国；家无储粟，犹奋笔以疾书。敬老尊贤，风俗恬于谦让；舍生取义，大众藐乎霸权。远避黎山，义怀胜国；同仇敌忾，抗击倭寇。近世以来，为国家民族之独立，捐躯赴义，万死不辞。

溯两千年荒烟岁月，名未彰兮俗唯善，生不易兮人不老。歌之诗之，舞之唱之，儋之人兮群居涵咏于诗乡歌海之邦坎。

而今时今日，政通人和，群贤毕至。城乡物阜，民庶雍熙。沃野辟而品物鲜，荒丘平而玉楼现。海晏河清，天蓝如洗；湖澄池澈，波平如镜。人勤春早，坵亩年丰秋熟丰登；百工竞技，市井日日畅物其流。项目如报喜春雷，振奋儋阳大地；基建如补天图谱，筑梦耳郡精华。大道通衢，群楼林立；美丽乡村，花团簇锦；小康气象，骀荡城乡。昔日滩涂，忽现新城于旦夕；前时深浦，常穿舳舻于晨昏。沧海碧蓝，银沙雪岸，有奇景如龙珠现端海石生花。有温泉如骊山汤池，专洗凝脂；有深穴如龙宫洞府，供客探幽；有百里松涛如天湖竞秀，激赏留连。矧昔人之八景犹存，平添秀色。南熏载酒，笔架云烟；松林晚翠，白马涌泉；龙门激浪，天堂春色；旧州西照，漾月颜塘。绿女红男，常放歌于不夜之城；诗翁墨客，欣结社于文坛笔会；白发苍颜，怡养天年于幽静之墟。老吾老，斑白不负载于道路；幼吾幼，童稚皆问学于杏坛。躬逢盛世，常怀登高临远之望；逸乐清时，必存览景寄情之思。

于是乎，乘高铁而穿越岛西兮，莅儋之阳；驾银鹰而俯瞰丛林兮，有楼一区。如尊神之守望古儋兮，宅中图治；如金凤之栖梧梧兮，羽翼初张。

登斯楼也，北望中原，形琼岛根脉之永系；南临沧海，示疆域万里之遙迨。西揖苏公，东牵黎母，敦教化以亲民。中居福地，百万户楼台旅舍，国富民安；外延宾客，千万次士女登临，寰宇同欢。古郡新楼，边陲重镇；地标创建，气接古今。羨黄鹂楼之声名，临流咏叹；仰岳阳楼之高义，忧乐同心。观滕王阁之勋名，前贤永在；念鹳雀楼之云栖，寓目山河。若夫蓬莱阁之寻仙问道，得诗而留迹；越王楼之耸势摩天，虽圯而复兴。俱往矣，名楼唯四，气履众议。而岭南以还，无复寄情者矣。况南蛮之地，久同荒漠，地极南海，骇浪惊涛，终古以来，何物可称杰构？故念儋阳楼之筑也，亦盛世明时，阳光普照万象更新之义，非极欲奢侈，丰亨豫大之所为者也。爱得诗云：

古今云物聚斯楼，偃地藏春万象收。秋肃慎无霜菊茱，阳和喜有露薄稠。心灵蕴蓄民歌调，福至咸熙鼓腹讴。胜迹攸关兴废事，地乘千载记神州。

家在海南

童谣

一早，晨曦从深灰色的云层背后穿过，辐射在明净的蓝天上。文昌河静静的，迎着和煦的太阳，向大海流去，跃动的黛光，铺满了河床。

其实，文昌河也不是一直流向大海的。她紧邻着海，每天随着海水的潮涨潮落，略带浑黄的河水抑或海水，便有节奏地起伏着，悄然流入文昌城的大小河汊，在抵达涨满河堤两边由河水浸泡而成的水位线后，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回归大海的旅程。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海与城之间往返流动，一如淑静的姑娘，坚贞地信守着那份纯洁的承诺。

沿河两岸，一边是沿河栉比鳞次的楼宇，人来车往的街面，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喧腾；而河的对面，却依旧是错杂的村舍，疏疏落落地掩在苍翠的椰林下，显得宁静而安详。现代与传统，似乎隔着河水，偃蹇地展示着各自的风采。

每天清晨，嘹亮的鸡啼越过文昌河，将古老的司晨曲送到对岸。未几，这边的工地上或沉闷或清脆的机械轰鸣，便应声奏响，很快就由零星单音混成一片雄浑的交响乐，把响了千年的雄鸡晨唱，淹没在嘈杂震耳的

巨大浪声中。

城市开发的脚步，似乎在河岸戛然而止，其实不然。曾几何时，沿河两岸已筑起混凝土河堤，永久性的水泥栏杆和花池排在堤的两侧，堤面深红色的锦砖一路铺展，消失在远处沿堤的印度紫檀浓密的绿阴中。溯河西南而上，一座约四十米宽的大桥，横在河面，仿佛正宣告着城市化的进程将跨越河界，将现代与传统连为一体。

沿河继续前行百十米，便到了东风路，文昌河在这里分叉，交成一个三岔口。右边的汉口处，坐落着文昌最老的公园。低垂头顶的茂密榕叶中吊着无数缨络般的气根，掩罩着南洋风格的亭阁，显得清静而幽雅。间或有三五个老者，坐在亭内的木椅石凳上，悠悠地喝着那种带着淡淡药味的老爸茶，闲聊着。那光景，透着一点已经久远的安逸平和的旧时味儿。夜暮时分，园内的空旷处，大妈大爷们照例开始了专属的舞场。在五彩斑斓的光影中，随着流淌的音乐，忘情而执拗地扭动着腰肢，追寻着那河水般渐行渐远的青春记忆。

跨过东风路，上到一条别致的吊桥，食肆、酒楼、杂铺、鞋庄、衣摊、车

炉、酒曲、鼠药……一一涌入眼帘。五花八门的小店地摊，沿着文昌河的横汉向两边展去，挨挨挤挤地排满了河岸。走在狭窄的“街”缝中，混于摩肩接踵的人流，一时间竟恍惚触着了儿时的街市印象，心头浮起欣悦，却又夹着一丝淡淡的怅惘。

穿过岸边，那条在地图上找不着、传说中泛着历史遗韵的文南老街，便“闪耀”在眼前。街面上的黑石，古朴而厚重。街道两边的楼舍，形状各异，但清一色都留着首层的骑廊。文昌是著名的侨乡，千百年世事沧桑，一代一代的文昌人，怀着对远方的希望飘洋过海，下南洋寻找生活的机遇。凭着炎黄子孙与生俱来的勤劳节俭，在当地艰辛地置下一份家业。然而身在异乡，根却在故乡，于是他们又怀揣一颗反哺之心，纷纷在家乡的土地上筑起屋宇。屋在，根就在！无论飘泊多远的船，都被那根柔软而悠长的乡情之丝，始终锚固在这片温暖而泰然的家乡海岸。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屋宇一座一座地立起来了，肩比着肩，排挨着排。那形状各异的窗，花式别样的栏，把故乡的印记和南洋的风情凝成一座座独特的建筑，造就了一条极美丽的街。光阴荏苒，岁月刻蚀，这条怀乡的街

栉沐着百年风雨，在每天的日出日落中，安静地蜿蜒在文昌河畔。像涨落守信的河水，始终不变地向人们展示着她内在的美丽。

文昌人自古崇文好善，在文昌河两岸方圆仅一里之遥，便散落着文昌阁、孔庙和宏光寺等古老的人文建筑。那斑驳的墙，那瓦檐的草，那一年四季都覆盖在屋脊上的浓浓树荫，那源自绿叶下却声的幽深的鸟鸣，似乎都在吟唱一首溶化心灵的远古乡谣。千百年的文德熏陶，蔚成了一方醇厚善良的风水，养育了誉满海内外的宋氏姐妹和开国大将张云逸这样的众多优秀中华儿女。

文静温柔的文昌河，成就了悠久的文昌城，也见证了历史与现代的沿革。如今，站在文昌河畔，与文南老街相映生辉的，是近年来飞速延伸的宽阔道路，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海边幽静的连片别墅，是高耸入云的卫星发射塔……文昌河边的这座千年小城，正日新月异地向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城蝶变！

然而，文昌河，这条温婉而清秀的小河，这条从远古流到今天的小河，却依然波澜不惊，水光潋滟，在明净的蓝天下静静地流淌着，一直流向远方的大海。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

诗路花语

一片雪花等待融化

宋光明

不是因为北方太冷
这与大雁有所不同
她们从西风缝隙躲避霜露
去保持种族繁盛
而江湖应该有另外的精彩
不应只在冰凌中饱受煎熬
必须得到大海的指点
贯通不朽的气概
即使天涯海角

从更高的台阶唤醒冬眠
是一个巨大的梦想
顺带由北向南
洗尽一路天空和萧条
连同疲惫的影子，他们的行走饱含欲望
洗尽汉朝以前的册页和装幀
把心种在树上并保持浓香
让月光饱满落日充盈身材更修长

海南，我踩着寒冬的韵脚而来
像一片雪花充满渴望
等待你来融化

迎春的红棉

倪俊宇

一束束火把，燃烧在
季节的边缘，激动了
寒气中忧郁的天空
晨晖与红瓣上，淌过的时光
打开来便是一片灿烂山野

花开的声音，漾起
雀鸟体内春潮的细浪
街着絮语，诉说泪滴与欢笑
翅翎掀动着路程上
不断呈现的霜晨或风夕

一树树红色的路标
引领时序向前
燃红了琼岛春天的朝霞
雀鸟回瞬间，斑斓的
花潮一层层涌向天边
今晨，我心中有一朵花
正绽放出春天温馨的光芒

山水

彭桐

山要深
引导眼睛寻找云雾中的精灵
水也要深
带着好奇的足迹探秘龙诞生的谜底

每一处山水之间
都是可以揽入胸怀的时空
有草木的脐带相连
有勃勃生机的春，金色收获的秋
还有阳光和雨水，清新和迷蒙
也是自然馈赠大地的奖赏

世界由山水组成
有人挺拔如山，有人绵长似水
无论山水
闪光的是情感的真挚
不老的是思想的深邃

七律·琼岛迎春

陈奋

霞共群芳漫吐芬，呈祥玉犬倍添春。
乡居福地心情好，海纳朝阳气象新。
四季花园端有致，三川稻浪浩无垠。
挽高袖子加油干，奋斗年华最喜人。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流年剪影

声音里的流年

颜小烟

那天，无意间在朋友圈打开了一个叫“留住乡音”的公众号，随手点开一听，却被谢忠先生的乡音一下子怔得掉下泪来。

仿佛跨越了千山万水的时间，记忆里的时光呼啸而来，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守在收音机旁听“故事会”的情景：端着饭碗的孩童，刚打渔归来的老翁，赤着胳膊打水的父亲，坐在躺椅上摇着蒲扇的老奶奶……只要中午11:30一到，村庄里的人们就会聚拢在一起，静静地聆听谢忠给我们讲“故事会”。

父亲每天都会在中午十一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如若遇到什么事情回家晚点，父亲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打开，把台调好。因着父亲的关系，我们姐弟仨的“故事会”几乎一场都没有落下。每当“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故事会’，主讲：谢忠……”这样的声音响起，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围坐在收音机旁，正襟危坐，生怕听漏了一个字，或是错过了某一个至关重要的小细节。

当然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就是正当我们听得酣畅淋漓之时，突然就停电了。当父亲手忙脚乱把电池装好后，却发现有一两节电池已经没电了。于是，我们只得赶紧往最邻近的伙伴家跑，好像只要跑慢了一秒，故事就会变得支离破碎了一般。若是谁因故漏听了一个章回，定是问遍全村，也要把漏掉的细枝末节悉数拣回。

那时的时间慢得仿佛能够滴出水来，海风把树影凌乱地投放在院子里的矮墙上，邻居家的猫总爱趴在墙头上晒太阳，我们的时光就那样慢慢地消融在谢忠先生的声音中……

那段不长不短的岁月里，在谢忠先生惟妙惟肖的演绎下，我们追随着父亲细细聆听了《薛刚反唐》《杨家将》《岳飞传》《神偷赵华阳》《赵匡胤演义》《穆桂英挂帅》《七侠五义》等等，那刀光剑影的江湖，那“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那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在我们小小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宛若是在岁月里泡开了的花，浸润在“故事会”里的孩童时光，让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与声音的那一场场奇妙的邂逅。

后来离家上学，没有了“故事会”的陪伴，心里竟渐渐填满了大把大把的荒芜。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会打开父亲买的那个小小的收音机，听《海的女儿》，听长篇小说联播，用一个又一个故事填补心里的空缺以及那份小小的孤单与寂寞。偶尔也会在夜深的时候听一档叫“今夜无眠”的节目，听着那么多的人在深夜里哭诉，无处安放灵魂，我才惊觉自己的人生竟是那样的妥贴、安稳。同寝室的女孩也容易失眠，爱在深夜听“今夜无眠”，她的眉眼清瘦，满脸都是璀璨的星光。她有时会给我讲她的故事，她的声音仿佛能穿透人的灵魂。我喜欢她的声音，也喜欢那些节目主播的声音，它们就像一服服温暖的药剂，能熨帖人的心灵。

当时最喜欢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似水年华》，因为是周末档，为了听它，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蜷在寝室里不愿出门。主播的声音特别好听，就像糯米糕一般，播放的文章和音乐又恰如其分。偶尔，我会给栏目投稿，每当听着自己的文章从那充满磁性的声音中流出，心中就会充盈着满满的幸福感。那时候刚开始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读到累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收音机，在主播温润而美好的嗓音中寂寂沉沦。

我是多么喜欢那样一种缓慢的时光啊，可以静静地读一本好书，听一段音乐，通过广播与很多看不见的人分享自己的心声。很多年之后，每当夜不能寐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段有收音机相伴的日子，它似一股清澈的溪流，夜夜流经我的心田，在那里开垦出了一亩亩摇曳生姿的桔梗花，在秋风中齐刷刷地唱着动听的歌谣。

而所有这些美好的感觉，它都源自于父亲为我打开的那扇门，以及那个叫做谢忠的人，他用他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为我们点燃了一个叫做“故事会”的广播节目。



《绿萌》（国画）

陈为云作

冷暖人间

老家的水焊包子

马思源

在海南渐久，对亲人和家乡美食的牵念就次递垒加了起来。

黄豆和小米浸了水，晶莹起来时，在陈年老磨上磨成浆，发酵后劈柴火熬，熬成奶油状，佐以咸黄豆或咸菜，就是鹿邑名小吃“妈糊”。不大一个摊位，矮桌一张，长凳几条，大木桶一个。师傅掌木勺，探进桶一舀，一勺刚好一碗。再来一瓦勺腌芹菜，磁白勺，碧绿芹菜，罩碗口一撒，嘎嘣利索。案上一放，白雅绿翠。北风凛冽，手难出袖。食客要上一碗，或端坐或站立，呼呼噜噜一口气喝下，温软爽滑，舌尖流香。

水煎包是妈糊的最佳搭档，老家叫“水焊包子”。我家乡的水煎包，半只香蕉大小，长形，如瘦瘦扁舟，身白底黄，黄里带焦；馅儿有素有肉，粉条居多。包好的包子，一个个码在清油刷过的平底大锅里。摆满了，盖上锅盖儿。一会儿有白气袅袅出来，揭开盖儿，平底锅铲一翻，几下就都翻了个儿。底朝上，望去，焦黄焦黄。清水和上少许面粉，“呼啦啦”半瓢面水浇上一圈。淡面粉水遇热锅，云蒸霞蔚，妙不可言——“水焊”，大概源于此。再加火少许，金色的水焊包子热气腾腾出锅。

讲究点的，在包子上焊上几个鸡蛋。在等待包子成熟的空档，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啪啪啪”不停搅打，搅到黄白相融，筷子一挑，成滴状，掀开锅盖，“哗”一下倒在热锅里。包子沾了鸡蛋液，立即黄黄白白胖了一圈。包子感到盘子里，一把尖嘴老油壶围着蜻蜓点水似轻轻点上一点，煎包上便有了星星点点的油滴。发面独特的香味儿，鲜美可口的馅儿，麻油扑鼻的香，一直缠绕到我的不惑年。

赶上闲冬唱大戏，热闹的戏场里，最惹眼的就是包子棚。焊包子的是一对夫妻，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一家。夫妻家在香口集，据说手艺为祖传。老人们攀排亲戚，排来排去才知道这对夫妻的父辈是我爷爷的一个远门表亲。大人们说着话，我在旁边静静听，看着焊包子的夫妻俩双手上下翻飞，似乎那水焊包子跟我也沾亲带故起来，亲切起来，不然，为何它们多次香喷喷地光顾我的梦！

我奶奶请了亲戚来看戏，我姑太太、我大小姑奶奶四五人，也许几十年前姑嫂发誓老死